

■乔休

是个人，都难免在乎自己的外表，而且貌似许多人都不满意自己。我当然也不例外，我这胖脸上镜，拍照片特显肥，当年看同事纪宾给大伙儿画漫画，觉得好玩，一会儿就拿出一幅，几笔一勾勒，维妙维肖，我很羡慕，但还是保持着矜持，看他把周边同事差不多都画了个遍，轮也该轮到我了，我觑着个脸上去：“纪宾，能给我也画一幅吗？”他答：“金生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本来想画你，但一直找不出你的特色，所以到现在都画不了。”言下之意，我这人没特色，扔到人堆都找不出。我讪讪的，只好说：“没关系没关系，等你找出来后再说。”谁晓得，这个“再说”，就真的成奢望了，后来他人走了。

一次去成都采访后，得空独自逛到锦里古街，看到一个光头老外，在给人画漫画，我很喜欢，等了半天，终于轮到我了，他几笔就勾勒好了，十块钱。好，我觉得这十块钱花得值，他画得非常夸张，张扬而跳跃，和纪宾不是一个路数，这画的人像，也不像我活的风格，但我为什么就不能成为这样的风格呢？我改，我只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行了。这么一想，心上竟豁达了许多。

看旁边围着一帮人，我又挤进去，是泥人张，瞧他四十郎当年年纪，不大可能是史上有名的天津泥人张，但搞泥的人，又姓张，叫泥人张又有何不可？就不姓张，叫泥人张也无妨，我姓金后来都叫了乔休，人家叫我乔老爷，我还乐呵呵地答应。当然这是后话。我出外容易放飞自我，摸摸口袋还有点钱，就叫他给我堆个塑像，他一声不吭，三把两把就砸好了泥，捏巴捏巴就凑成张脸，不一会儿就堆成了一座半身像，有点像我，又不像，他看出我的顾虑，说，干了就想了。言简意赅，五个字打发了我，他又去给别人捏脸去了。

真的干了就想了吗？我站了几分钟，好吧，好在价格也不算太贵，三十块钱。但好歹我拥有自己的画像和塑像了。此后，去了拉萨，又从拉萨飞回温州，总算小心翼翼，把塑像和画像都带回了家。

妻子边帮我收拾行李，边问我：“你想了爸？看不出，你还挺孝顺的。”我说嗯，问她：“咋的啦？”她说：“我看你给你爸塑了尊像。”可见，这塑像虽然还不像我，但至少有我家族的轮廓，要不然，她也不会觉得有点像。我说我是给自己塑了个像，她很惊讶：“想不到你还有当名人的嗜好。”

我把塑像带到办公室，放在书柜里，来客人了，无所事事，找话题聊，他隔着玻璃看柜内，说：“这是你爷爷的像？”我无语：“其实是我祖宗。”“哦，怪不得，是山顶洞人，还是北京猿人？”这人挺逗。我讪笑：“最终都是周口店人。有什么区别？”“哈哈，是没区别。”

塑像和漫画，陪着我在办公室，又待了十几年。我有时把漫画拿来当QQ头像，后来当微信头像，有时看着看着，自己也觉得有点怪，就又换掉。老同事大门过来，给我拍张肖像，看桌前空空，四处环顾，从玻璃柜内把塑像拿出来，搁在我面前，说：“这样生动些。”我同意，这塑像总算第一次派上用场，艺术家就是有眼光。我觉得也往艺术家分类近了一步。

退二线了，十七楼办公室得腾出来，往十三楼搬，我连夜整理房间，噼里啪啦扔东西，积累了几十年的物品，都一一扔掉，有报道对象为表示感谢拿来的砚塑，放了几十年，一搬动，砚粒洒了一路，有球形玻璃缸，有各种可留可不留的书报杂志，还有就是成都带回来的塑像和漫画，漫画容易保存，我夹到杂志里带回家，塑像我拿到垃圾桶边上，想了一分钟，放了进去。



我给自己塑了个像

蔡拉拉运货记

■蔡桂顺

老蔡我本不会开厢式货车，然而“为父则刚”，居然开着一辆租来的厢式货车，在美国东部的1号公路上风驰电掣。从美国纽约州布鲁克林街区到普罗维登斯州的罗德岛，当天全程往返六百多公里，终于把小蔡上半年毕业时寄存在罗德岛布朗大学公寓里的书、衣服、床上用品、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运到纽约。我的乖乖，把老父亲给累了个半死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小蔡从布朗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，去了硅谷一家叫Stripe的金融支付公司实习。离校时，把上述物品打包寄存在学校旁边的公寓里，等待前景明朗后再作处理。三个月实习结束后，该公司录取她为正式员工，并派她往纽约分部工作。所以小蔡在公司附近租了公寓方便上下班。但如果重新添置新家居和日常生活用品，成本不菲，于是打算把之前寄存罗德岛的东西拉到纽约，旧物利用，可以省一笔钞票。这次我们夫妻俩一起去纽约，就是来帮她安顿生活的。

据我所知，绝大多数海外学子都是很懂事的，他们知道父母托举自己很不容易，所以能省则省。今年5月份我们参加小蔡的毕业典礼，有空就去小蔡和其他4名国际生合租的公寓帮忙打包。当天晚上几个家长和孩子们在租住处聚餐吃“散伙饭”，点外卖的中餐：米饭、白菜、带豆烧茄子、香菇菜、清蒸桂鱼，还有一个鸡蛋汤，全部都是极为普通的菜，10个人吃，一共100多美元，美国餐饮贵，中餐更贵。

吃完后，孩子们按照她们的惯例，把所有剩菜放进冰箱，说明天再吃。我一看，就一点点残羹冷炙，那鱼也只剩下一个鱼头了。但我没有阻拦，其他家长也是神情复杂地看着她们收拾桌子。

其实我心里挺高兴。在高消费的美国，孩子们学会“抠抠搜搜”地过日子了，花钱有度。相比我们某些学校食堂存在浪费现象，这种珍惜粮食的观念多好啊。

还有一事。美国学生二手货市场很繁荣，每到毕业季，更是热闹非凡。他们在学生群体里变卖一些带不走或用不着了的物品，如吉他、椅子、显示器等。特别是衣服，毕业生在学校里摆摊，10元一件卖了不少。这样多多少少也回收一点成本。

这就是老蔡我本次来美国充当货拉拉司机的“时代背景”。作为拥有二十来年驾龄的老司机，老蔡我在高速上一天开个六七百公里不在话下。问题在于，从来没开过这种厢式货车。

到了租车公司，给工作人员出示了护照、国际驾照翻译件（支付宝上免费弄的，可以用两年）。当工作人员问驾车技术如何时，我马上“嘭嘭嘭”把胸脯拍得山响：No problem at all! 完全没有问题！然后吹嘘：上半年也是租车，从佛罗里达半岛的迈阿密一直沿海上1号公路自驾到美国最南部城市肯维斯特，去海明威故居看他家的50只六趾猫，坐船出海看美洲湾的日落呢。

那大姐听后，“欧买噶！”大加赞赏。顺便赞美



了小蔡妈妈年轻态、小蔡真漂亮，把母女俩夸得心花怒放。她俩可不知道接下来我要打一场多么大的恶战啊！

办好手续，仔细看了车子的方方面面，并上车试了一圈，我们仨就出发了。

因为货车太大，老父亲不敢给新手小蔡开，所以全程都一人掌舵。小蔡妈妈押车，坐副驾辅助导航。一路上递水、咖啡、花生米、五香干、猪油渣、榨菜，一路陪着聊天解乏。小蔡呢？在货车后面的车厢里铺上厚毛毯，一个充气大枕头当隔离缓冲物以确保安全，另外用充气抱枕、羽绒服、皮衣等弄了一个小窝，开着电脑干她自己的活。

美国高速基本不收费，也没有监控，有限速，但只有被交警现场逮住才会被罚款，所以开车时心情倒是放松的。但美国东部的风真大，特别是开这种车身较长的车子，特别要注意横风，双手不离方向盘、速度适当，这样也就没啥问题了。

下午3点钟，顺利抵达布朗大学，从地下室搬上来九大件行李，装箱完毕后去街上吃了中饭，喝杯咖啡，5点钟启程回纽约。

美国东海岸的冬季，下午4点多天就黑了，加上路况不熟，所以一路上就慢慢地开，途中进服务区加油、休息。晚上9点钟顺利抵达纽约，顺便帮小蔡去两个地方拿她买好的东西：二手杂物架、二手戴森吸尘器，再去无印良品店买了一些餐具。

晚上10点钟到公寓楼下，此处是风口，寒风呼啸、落叶狂舞，一看温度，1℃，因为风大，体感温度估计在零下6℃，手都冻僵了。小蔡笑言比南极点还冷。一家人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卸货完毕，用公寓物业的推车运上楼，小蔡妈妈负责在楼上烧晚餐，我和小蔡去还车。

美国租车公司的还车系统是自助式，无人监管。小蔡按照App程序拍照、填写数据、结账，然后把钥匙丢到指定的箱子里，这就完事了！租车共花费300多美金，据说如果请搬家公司帮忙，至少要1000多美金。美国人工贵，何况布朗大学那边也无人接应，只能小蔡亲自去。

至此，老蔡版的“货拉拉运货记”终于圆满成功。一看时间，已是夜晚11点钟！

站在寒风刺骨的路边，父女俩等着打车回公寓。老蔡深刻体会到了海外求学或工作的孩子们的不易，事事都要自己去解决，但是也因此人人练就一身本领，来应对如纽约冬季寒风般的各种人生磨难。

写在女儿十八岁

■郑振国

亲爱的女儿：

今天你十八岁了。

写下这几个字时，笔尖有些沉重，心头却泛起一片柔软。时间原来是会有声音的——你从襁褓中的咿咿呀呀化作如今的盈盈笑语，是你蹒跚学步时的“哒哒”变成如今走向远方时坚定有力的“趑趑”。法律上说，从今天起你就是一个独立的大人了，可爸爸的心里，你仿佛还是那个过马路时要紧紧牵住小手、睡前要听故事、夜里惊醒会溜进我们被窝的小女孩。

我有时候很矛盾：既盼你快快成长，又愿你永远是父母身边那个长不大的娃娃。因为成长总是与历练相伴，需要煎熬。但你终究要长大，飞向那片属于自己的天空。所以一直以来，我都希望自己是那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舒展、助你展翅的老鹰，而不是守着门前、安享天伦的老父。感恩的是，你的成长已经超出我的期盼，你的世界也注定比我的更加高远，更加丰盈。

再过半个多月，你将迎来高考中考。许多人视高考为人生重要关口，不免战战兢兢，如临大敌。那天刚与你在校门口分别，我还在回家的动车上，你又打来电话，询问吉他指法，说真的，那一瞬间我是有一点点生气的：这么紧要的关头怎么还分不清轻重呢？时间如此宝贵，你该争分夺秒学习才对——前一天刚陪你看完电影，这会儿你竟又在寝室

里练琴？可电话里我最终什么都没提，只是耐心地解答你的问题，惟恐多说你嫌烦絮。

现在回头想想，那实在是在我的问题，你向来有自己的节奏，从不曾真正分不清轻重。这份焦虑，大概源于我的平凡普通——我无力托举你更高，也因我见识过现实与职场的磋磨，总希望你未来不必为生计而委屈，能拥有更多选择的底气。其实，比起焦躁慌乱，你能在考前保持这份从容淡定，爸爸更应感到欣慰。

亲爱的女儿，有幸陪你走过这十八年。我是如此平凡的一位父亲，以至于努力回忆自己在你成长路上的表现时，除了陪伴不曾缺失外，似乎再没有其他能拿得出手的了。所以此刻，我只能以这有限的人生与平庸的半世阅历，汇成一句赠言：继续出发吧，在这最美好的年华里，去哭、去笑、去努力；继续出发吧，怀着初心与信心，去追逐光、爱与真理。爸爸虽无力托举、无智引导，但会始终站在你一转身就能看见的地方，目光追随。你尽管向前，不必时时回头。

最后，还想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。因你的脾气和我相像，容易急，也容易骄傲，所以愿你学会“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慢慢地动怒”，常存敬畏与谦卑，被光照亮，被爱鼓舞，做一个真诚而热烈的人。

生日快乐，我的宝贝！

老爸于2025年12月13日

■吴文瑞

“妈妈，我还没去过集云山呢，我也想去。”儿子满眼期待地望着我。去吧，集云山乃“邑之冠”，更是“瑞安”二字的诞生地——中国人素有追根溯源的执念，身为瑞安人，这座藏着家乡名字密码的山，怎能不走一遭？应陈思义老师之约，遂携娃赴一场与根脉的邂逅。

秋日的阳光，温温软软地洒在山路。沿盘山道上行，两则古木枝桠交错，浓荫如盖，几丛芦苇从山壁斜出，簌簌地抖着细碎的白，恍惚间，竟像踏入了一片与世隔绝的原始林莽。偶尔看到施工吊车、运沙车从盘山路上慢慢地往山上开，许是山上建设之用。儿子一直在“车车”地喊叫，他对工程车有很大兴趣吗？

行至山顶，视野忽地被扯开——群山起伏，环抱着一汪碧绿的湖水，便是集云山水库。孩子的脚步毫不停歇地从环湖步道台阶上一蹦一跳地扑向水边。看到不远处有孩童扛着水枪奔跑，儿子小声嘟囔：“下次来，一定记得带水枪……”水是懂孩子的，它把最纯粹的快乐，都浸在了这一汪碧色里。

人渐渐多了，原来是陈老师历届的学生们陆陆续续赶来相聚。山风正好，陈老师穿着亮黄色衬衫，站在集云山水库前，缓缓讲起集云山的故事。罗阳县治初设山南麓，集云山与飞云江相拥，成“双云拱城”之态。三都岭古道穿山而过，它是北向通往温州的大道。最动人的，是“瑞安”之名的由来。唐天复二年，祥鸾白鸟栖于集云阁，朝野皆以为祥瑞，遂改“安固”为“瑞安”。想象当年，这里该是车马辚辚，多少行人在此歇脚，多少故事在此流转。只是时代变迁、风雨摧残，亭台楼阁了无踪迹，只在遥想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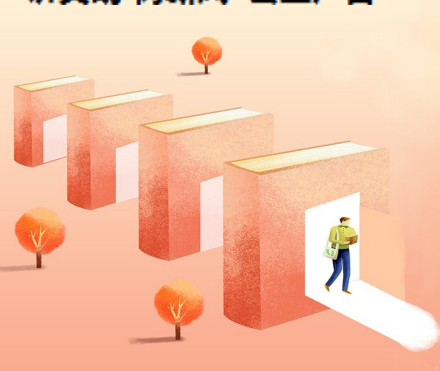
集云山是郊游好去处，2020年瑞安两会上，人大代表们提出了《关于加快集云山公园建设》的议案，为增加城市公共绿地和公共休闲健身场所，市政府早已绘就蓝图：“一核一带四区六道多点”，眼前水库便是“一核”核心景区集云湖，还有沿山生态文化景观带，平天河、猪头岩、愚溪谷、后岗底四景区，西银公路、集平线通车道、集岩栈道等“六道”，还包括驿站、集云阁、黄岩炮观景台等多点。未来将成为集休闲度假、康养宜居、生态观光于一体的郊野公园。集云山的变迁自有脉络，从建县之始的政治文化核心到宗教、文脉、驿道功能延续，再到亭台楼阁林立，步道环绕，成为市民游览首选。

“集云阁呢？”“安固楼是不是集云阁？”随着老师的讲述，我们的目光在山间逡巡，眼前湖心亭隐在山色里，身后安固楼静立，唯独不见那座藏着祥瑞的阁楼。同学问询后被告知：“集云阁，还未建呢。”话音落，却无半分失落，我们依旧笑着，看山，看水，看云影掠过湖面——原来有些相遇，不必求全，“兴”字当头，便是最好的景致。

儿子说：“妈妈，集云山真好玩，下次还要来。”我望着身后的群山，忽然懂得：总还要来一次集云山，不是为了看懂“集云八景”，而是为了在山水里，触摸家乡的脉搏；在湖光中，读懂“瑞安”二字的重量；在孩子的笑声里，把根的故事，悄悄传承下去。集云山，是瑞安的根，也是每个瑞安人心中，最温暖的乡愁。这里的每一块山石都藏着过往，每一寸土地都孕育着未来。

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安市委宣传部
瑞安融媒体中心宣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